

特稿

# Happy Father's Day



## 父亲桃

□张连秀 讲述/图 颜克存 整理

门前的那棵桃树，是父亲年轻的时候种的，现在已经有些年头了，算起来和我的年龄差不多，我习惯叫它“父亲桃”，因为每到初夏时节，满树粉嫩的甜桃挂在枝头，把整棵大树压弯了腰，就像这些年的我们将父亲压弯了腰一样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那棵桃树就是父亲的象征。

我的父亲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和所有的父母一样，有什么好吃的总是惦记着我，看我吃到嘴里，他才觉得舒心。如果我吃不上，他的心里就如同有一种遗憾，一年到头都不忘，总要唠叨好几回。

这不，又到了家里“父亲桃”成熟的季节，父亲前两天早早就打来电话，让我提前安排一下手头工作，趁着周末休息回家吃桃，还反复叮嘱我要带上丈夫和他的宝贝外孙。

回家的汽车一路颠簸，几经翻山越岭，终于停在了家门前的路边，司机师傅打开车门，我一眼就看见了父亲，他手捧粉嫩的桃，早已等候在路边多时。

我们下车的脚步刚刚着地，父亲就迈着蹒跚的步伐走到面前，一边把手里捧着的粉嫩的桃递给我们，一边伸手接过我们手里的行李，还不忘高



兴地说：“你们快尝尝吧！坐了这么久的车，肯定渴了，这些都是我爬到树顶上摘下来的，不酸，我早都洗过了，可以直接吃。”

听罢父亲的话语，我才明白这桃实在来之不易，不免对父亲多看了几眼。因为父亲的腿年轻时候在单位受过伤，后来虽然治愈了，但也留下了终生的走路不便，所以当父亲说这桃是他爬上树顶摘的，我不由得眼眶有些湿润。

看着父亲递给我的裹着浓浓父爱的又大又粉嫩的桃，我不忍心辜负父亲这片纯纯爱子之心，于是特意把桃放在鼻前闻了闻，然后狠狠地咬了一口。甘甜的桃肉入口，从嘴一直甜到心。

此时此刻，我真想对父亲说：“这些年您辛苦了，您给予我的爱，就像这又大又甜的桃，甜在我的嘴里，香在我的鼻中，润在我的心上。”



## 老照片里的军人父亲

□陈玉霞 文/图

谁才是儿女们成长过程中的偶像呢？是他们最敬佩的父亲。我收藏的这两幅老照片，就讲述了这样的故事。

第一幅照片里的军人，是我的父亲，叫陈云先，1947年参加革命。在解放河南汉城、宜阳、甘棠寨等战斗中，父亲多次担任主攻，并火线入党，成为一名最忠诚的布尔什维克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里，父亲荣立三等功三次。让我念念不忘的是，父亲在沈阳

军区坦克三师机械化一营三连任连长时，他亲历了雷锋在牺牲前夕，去拜廖初江（全国学“毛著”第一人）为师的接待工作。

第二幅照片里的军人，他是我师兄李建国的父亲，叫李

# 最爱我的人老了

□马亚伟 文/图

那次回老家，快进村子的時候，我坐在公交车上透过玻璃窗向外望。忽然，看到一个老头正吃力推着三轮车前行，三轮车上都是菜。他弓着身子，蹒跚地一步一步移。我看了有些心酸，谁家的老人，这么大年纪了还出来干活？

待到公交车靠近了老人，我惊得目瞪口呆，竟然是我的父亲！我赶紧跳下车，喊了一声。父亲扭身看到我，眼里闪出惊喜的光。风吹动父亲花白的头发，脸上的皱纹里满是沧桑，他甚至有些老态龙钟了。

那一刻，我有些怀疑了，这是我的父亲吗？从小到大，父亲在我眼中都是强大威严的。他就像一座伟岸的山一样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沮丧颓唐的时候。父亲身材魁梧，是干农活的好手。多年来，他的辛劳换来了一家人安逸的生活。在我心里父亲是无所不能的，他做事总是风风火火的样子，仿佛有用不完的劲儿。

我遇到什么难事，总是第一时间想起父亲。父亲是个非常出色的瓦匠，我自己的小家装修的时候，他也赶来帮忙。他干的活，让那些专业装修的人都佩服不已。前年，他还来到城里帮我接送女儿。一向粗枝大叶的父亲，不仅帮我接送孩子，还为我买菜做饭，收拾家务。那段时间，父亲把我的生活照顾得妥妥帖帖。我在工作中遇到困惑的事，也会找父亲商量。他人生经验丰富，为人厚道淳朴，他会用自己的经验来指导我。父亲的为人处世态度、做事的风格深深影响了我，让我在工作和生活中很



受益。

父亲上了年纪以后，依旧身体硬朗，精神矍铄。他每季都会种很多菜，萝卜、大白菜等等，到集市上去卖。他把卖菜的一点点钱都攒起来，舍不得花。我们买房子的时候，他一股脑拿出来支援我们。买了房子以后，父亲经常问我，是不是手头紧张。如果见我默不作声，他会拿出自己的积蓄交给我。那次，我推辞说：“爸，您赚钱不容易，我不能再要了。我都多大了，还当‘啃老族’。”父亲哈哈大笑：“我和你妈呀，就乐意让你啃。”我知道，对父亲来说，能够为女儿尽点力，是一种幸福。

我完全没有想过，父亲也会老。

记忆闪过，父亲的一声呼唤把我拉回现实。眼前的父亲，分明是老了。他突然间不再风风火火了，动作比以前慢了许多，每

走一步都很吃力。尤其是他的眼神，不再神采飞扬，有一丝黯淡和疲惫。那种眼神，我看了心里一疼，眼泪都快要出来了。我冲父亲喊道：“爸，您不在家好好歇着，干嘛呢？”他笑着说：“你打电话说要回来，你妈让我从菜园里摘些菜。”我看到父亲的小拉车上堆了一堆菜，说：“要摘我自己去摘。您摘这么多，我哪儿吃得了。”“剩下的是让你带回去的，送给邻居们尝尝鲜。”我低头看了看父亲的手，像枯枝一样，瘦得青筋暴露，还皱皱巴巴的。一瞬间，我泪水飞扬。

父亲真的老了，那个最爱我的人，忽然就这样老了。我推过父亲的三轮车，招呼他说：“爸，你上车吧，我推你回家！”

我像小时候父亲推着我一样，推着他回家。父亲坐在我的车子上，幸福地笑了。

## 打工的父亲

□佟雨航 文/图

父亲在工作中打了个盹儿，被厂子辞退了，父亲对此深深自责。

父亲今年快70岁的人了，吃了一辈子的苦，然而到他该安享晚年时候，却要出去打工辛劳，每每想起我就暗自自责。

去年，我在镇上买了一处门市，在银行按揭贷款40万元，期限20年，每个月月供近2000多元，压力山大。父母常说家里的四个孩子数我日子过得不好，房奴的身份要一直背到老。于是，父亲先斩后奏出去打工了，父亲向哥姐解释说，他干了一辈子活儿，现在整天在家闲呆着，浑身上下不舒坦，还天天和母亲拌嘴，惹得两个人都不高兴。只有我知道，这是父亲的借口。

父亲在镇上一家小工厂里做“更夫”，活儿不累，但需要警醒，夜里不能睡觉。父亲说这活儿挺适合他干，父亲觉少。但薪水也少，每个月才1000元。但父亲很知足，镇子里工厂少，活儿不好找。我的超市也没我预想的那样日进斗金，生意一直不死不活，每到还月供的日子，我就焦头烂额。这时，父亲就似及时雨

般来了，把一沓票子压在我手上，1000元，父亲一个月的薪水，一分不少地都给了我。

父亲“打盹”那晚的白天，我去市里办事，妻子一个人在店里忙不过来，叫父亲去店里帮忙。那天，他在店里帮了一天，没捞到休息，晚上打更时就犯困，忍不住趴在传达室桌上打了会盹儿，巧的是厂长回办公室拿材料，鸣了半天喇叭，也不见“更夫”出来开大门，于是——

父亲被辞退后，像犯了什么滔天大错似的，总自言自语说：“我睡什么觉啊，忍一忍不行吗？”我安慰父亲，不干就不干吧，又挣不了多少钱？父亲脱口说：1000元是不多，但能帮你还上一点是一点呀！原来父亲打工是为了帮我还房贷啊！我深感愧疚。

几天后，父亲又出去打工了，这回是给一家小厂烧锅炉。我没有劝阻父亲，说什么话都是苍白无力的，我只有把日子过好了，父亲才不会再出去“自讨苦吃”。相信这一天不会很远，因为我已然感觉到父亲在后面“抽打”着我，向前奔。